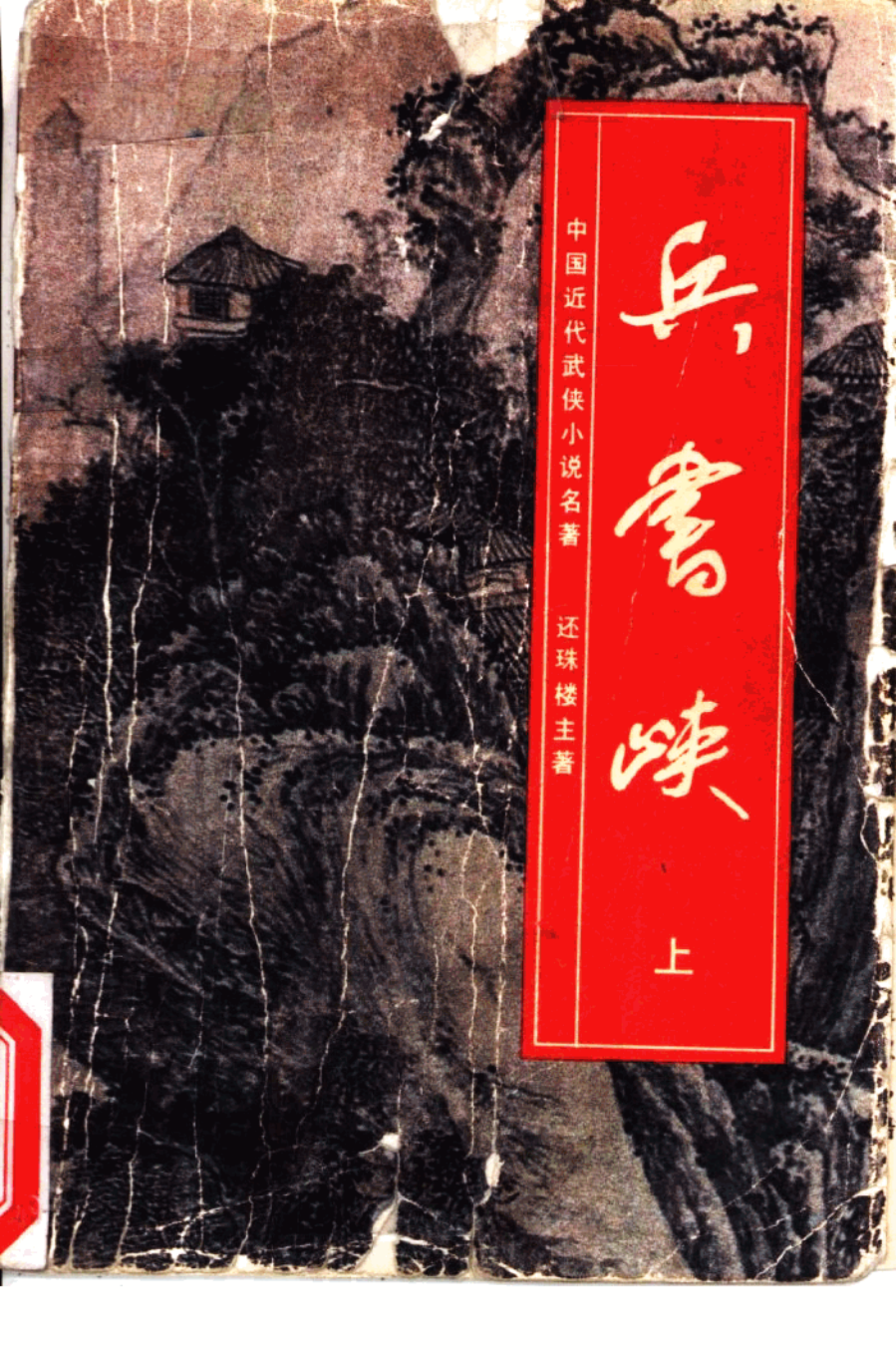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还珠楼主著

兵 書 錄

上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兵 书 峡

上

还珠楼主 著

辽 沈 书 社

1991年·沈阳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兵 书 峡

下

还珠楼主 著

辽 沈 书 社

1991年·沈阳

兵书峡（上、下）

Bing shu xia

还珠楼主 著

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字数:610,000 开本: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27¹/₂ 插页:4
印数:1—23,240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 彻	版式设计: 赵耀今
丁炳麟	
封面设计: 赵多良	责任校对: 刘 涛 孙明惠
	吴广君

ISBN 7-80507-072-5/1·36

登记号:(辽)第14号 定价:13.90元

作者简介

还珠楼主，原名李善基，四川长寿县人，1902年生。中国第一多产作家，武侠小说之王。出身书香世家，曾任编辑、家庭教师及秘书。解放后，任上海天蟾舞台编导。1953年参加总政京剧团。1961年病逝。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还珠楼主的超长篇剑侠小说《蜀山剑侠传》的外续篇。全书以明朝皇室后裔朱由崧子女的复仇活动为主线，展示了阮成象、黑摩勒、铁牛、江小妹姊弟、阮氏姐妹等一批奇侠异女，扶助弱者、主持正义、除暴安良的雄奇故事，揭示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一主题。小说文笔雄洋雅健，意趣酣畅淋漓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文史辞书大系

中国儒学辞典

世界神话大辞典

宋词大辞典

唐诗宋词分类描写辞典

古诗景物描写类别辞典

古诗情感描写类别辞典(即出)

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

书法题词用语辞典(即出)

圣经百科辞典

中华谚语大辞典(即出)

现代汉语褒贬用法辞典(即出)

文秘词典

东北人物大辞典(即出)

小学词语十用词典

目 录

目 次

- 第一集** 潘松灸虎巧施凶僧 1
入洞探奇言寻异士
绝顶飞身凌空挥铁掌
罡风御寇壁腹见藏珍
- 第二集** 绝顶夜栖身水气沉冥风雨恶 73
奇珍初海盜云涛浩荡剑光寒
暗雾窜荒山古寺疏钟惊闻密语
深宵焚盜窟花坞野火怒失霜鐔
- 第三集** 赤手戮凶顽入境先寻青笠老 144
孤身擒火箭凌空飞渡白衣人
旗帜谁家万顷沧波惊远棹
江山如画千行杨柳坐垂纶
- 第四集** 长笛听飞声江渚月明同倾旨酒 218
前宵穿秘甬山中雷雨再遇高人
骇浪隔前舟铁桨穿波逢异士
荒林寻古寺霜华满地识危机
- 第五集** 踏月访幽居野寺欣逢山泽隐 291
穿波诛巨寇洞箫声彻水云乡
湖底斩凶蛟骇浪千重飞剑气
林中寻异士香光十里舞胎禽

- 第六集 逆水斗凶蛟电掣虹飞独援弱女..... 363
 颓波明夕照离长会短互赠刀环
 万顷谷纹平何处巨鱼翻白浪
 孤舟风雨恶有人半夜闪红灯
- 第七集 胜迹记千年后乐先忧名言不朽..... 433
 黑风飞万丈穷山暗谷奇险连经
 长啸月中来豕突猿奔惊兽阵
 高人今不在花团锦簇稳幽居
- 第八集 远水碧连空甫学冥鸿逃矰缴..... 508
 斜阳红欲暮忽惊鸣镝渡流星
 无计托微波一往痴情投大药
 孤身悬绝壁千重彩雾涌明珠
- 第九集 念切民生尊荣成敝屣..... 580
 居安乐土忧患惊危机
 良夜月华明火树银花翻成血海
 乱山风雨恶孤臣孽子喜遇英侠
- 第十集 萧寺栖身荒林毙寇..... 650
 飞刀断臂绝处逢生
 朗月照孤篷母病沧江复惊盗劫
 深山穿暗雾重逢良友喜见珠明
- 第十一集 壮志切民生事业千秋当从此始..... 726
 香光浮月影清言永夕相与同行
 高处可胜寒暗雾危峰寻野老
 罡风吹不堕飞丸走石傲雄奸

第十二集 山深谷险独斗淫凶..... 801

电射星飞小伤巨寇

丛桂吐奇馨满眼秋光明夜月

绵云铺大海几声猿啸起遥峰

第一集

前 题

燔松炙虎巧戏凶僧
入洞探奇言寻异士
绝顶飞身凌空挥铁掌
罡风御寇壁腹见藏珍

前文陶元曜、蒲滴、姜公明、寇公遐、李镇川、马玄子诸老，以及由金华北山得信赶来的诸平、叶神翁、王鹿子、司空晓星等，先后二十来位老前辈，在黄山始信天都两峰，与一般凶僧恶道相持恶斗了三日。黑摩勒、江明、童兴同了玄莹大师的门人玄玉、清缘，同往铁船头山峡之内，除了三条最恶毒的虫蛇和猛禽犬鹭，也随后赶来。

申林早奉师命，在鳌鱼口接应。一见五人赶到，忙即唤住，由口旁山洞秘径中，引了进去。先到始信峰下洞，再往峰顶，拜见各位师长，随在洞中住下，每日同出观战。众男女小侠，初次见到这大场面，又见自己这面，连占上风，全都兴高采烈，得意非常。

众中只有江明一人，心中有事，只管双方，打得热闹火炽，一心惦记杀害父母全家的仇人。暗忖：前在山中，只当仇人是独叟吴尚，后来随师下山，才知另有其人。亲姊姊是江小妹，不是鸾珍。无如百计千方，向人打听，全都不肯吐

露只字。后听姊姊说起，有一皮衣，被一姓唐的借去，乃是吕师伯经手转借，请黑哥哥代为探询。母亲姊姊，均是女中英侠。目前住在虞舜民家中，衣食无忧。一件皮衣，何值如此重视，此中必有原因。方想追问，不料姊姊言词闪烁；又向黑哥哥示意，疑点甚多。无如大家守口如瓶。略为探询，各位师长，定必正色告诫，连黑哥哥那么豪爽的人，彼此又是骨肉至交，均不肯说一句，可知事关重大。好容易来路途中，听童师弟露出一口口风（事详云海第十集），未等探询，又被黑哥哥示意阻住，一句也问不出来，实在气闷死人。听童兴的口气，此事必知几分，至不济，那兵书峡隐居的老少三人来历姓名，也必知道。只要姓唐，又是借我母亲皮衣的人，将其寻到，便能问出真情。兴弟年轻口直，胸无城府，又最爱友，何不背人向其打听，再不肯说，好在师父现已许我随意在外走动，往来黄山永康两地。凑巧黑哥哥和七指神偷葛鹰，订有约会。十日之内，便须赶往白雁峰何家相见，一同回去。连来路途中，已耽搁了好几天，至多还有三日，便须起身，到时假作同归见母，中途设词分手，赶往兵书峡，好歹也寻到那姓唐的，问出一点细底，再打主意。这日心正盘算，恰巧敌我双方，隔峰相持，不曾出手。

黑摩勒因与葛鹰有约，暗忖：我刚拜师不久，又拜娄师，到日不归，葛师难免多心。这般前辈异人，平日得见一面都难，好不容易都聚在此，单是观战开眼，有何用处？何不乘此有限数日良机，向娄师和诸老前辈请教，学得一点是一点。于是每遇诸老无事时，便即恭请教诲。娄公明本来对他期爱，又看出他紧记前师之约，日期有限，求学心切，越发看重，每请必允。别位老辈，也都奖赞，再一随时指教。短短三数日中，黑摩勒着实得了不少进益。这时刚被娄公明与司空晓星

唤去，不在峰顶。

童兴正和清缘一起，同坐松林石上，向对峰眺望说笑。江明不禁勾动前念，忙赶过去，故作不经意之状笑道：“兴弟，怎么只你和小师妹一起，他们人呢？”童兴笑答：“黑哥哥，寻娄师伯求教去了。申师兄本和我一起，后被大师姊来唤去，说陶师伯有话吩咐，一同去了。我本和苍猿师兄，同立峰前洞口。小师妹说，敌我双方，日内不会动手，看厌无聊，约来此间，打听一人，本想少时问完了话，请你来谈呢。”

江明便问打听何人，童兴闻言，方一迟疑，清缘已笑说道：“其实说也无妨，就是令姊。我和师妹，早想见他一面。”方才已听童师弟说了，江明心又一动，故意笑答：“家姊现住永康虞家。二位师妹，如愿光临，归时正好同路，有什么事情见教么？”清缘笑道：“我师妹也是受人之托，想见伯母令姊，问几句话。先因不知住址，后往富春江边寻访，又值迁居，不知何往，已然回复人家。为了那人，日前曾住金华北山，去过一次，并还受伤回来，不曾上场，已许他兄妹已知令姊住处。我们归途，须往他家，问明之后再定。令姊孝友英侠，今之奇女，便不受人之托，也要往见。何况方才听说，家师昔年好友，湖江女侠柴师叔，也隐居在虞家，去是必去，但不同行罢了。”

江明忙问：“师妹说那好友兄妹，可是姓唐，隐居在兵书峡多年的么？”童兴因守黑摩勒之诫，知道江明亲仇时刻在念，人又精细，随时都在留心访问。方才听说，恰是这两兄妹，惟恐清缘走口，方说不是。底下话未出口，清缘已同时说道：“我不会说假话，虽然被你猜对，你的事我已知道。但是他们全都嘱咐过我，此事关系太大，你又性情刚烈，时机未到以前，如仗匹夫之勇，去了只是送死；知而不去，何苦听了难

受。我们已然约定，此时决不向你吐口。你如自己知道，那是无法；你那假装老实的样子，在我面前，全使不开。再如盘问我们，豁出你恨我，去向陶师伯禀告，你连想回永康，都无望了。”

江明知他心直口快，说得出，做得到，经此一来，连童兴也不敢再问。又听童兴在旁力劝，说事是知道一些，无如二哥知道，有害无益。又奉各位师长与黑哥哥严明，纵令二哥怪我，也不敢于妄谈，只得强忍心头悲忿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也不会随便轻举妄动，冒失行事。想先知道，也是人情；不闻不问，听其自然，成什人呢。大家既把我当冒失鬼，一字不说，我就从此不再打听如何。其实我就知道细底，不奉师命，时机成熟，还不是和现在一样，气恨在心，有何法想。如其可为，休说黑哥哥和我，骨肉至交，单是各位师姊兄弟，哪一位不是侠肝义胆，为友锐身，不计安危的英侠之士，能这样如无事，连话都不许问么？”

清缘见他，强作笑容，目有泪光，知其心中悲苦，便笑劝道：“江师弟我们实在太爱惜你，你能明白事关重大，暂时必须慎秘，免误全局最好。换我设身处地，也必和你一样。事情早晚你必得知，决瞒不久。但你方才所说，却要算数。如逞血气之勇，妄想一试，休说成功十九无望，即或侥幸一时，至多和仇人一齐拚掉，不特使老母姊姊痛心，良朋悲恨；反使穷凶极恶之徒，平日积恶如山，临了只以一死了事，岂非不值？各位师长，多为此事痛恨至今不曾发难，一半因为时机未至，一半还不是想等你们这些遗孤成立，手忍亲仇，为被害的许多人，发泄冤恨么，忙他作什。”江明知问不出，假意谢诺，暗中仍照预计行事，由此也不再探询。

光阴易过，一晃又是三日。诸老忽将众小兄弟唤去，司

空晓星先对黑摩勒道：“葛师自从收你为徒，认为衣钵传人，难得你心地纯厚，虽拜娄师，不肯负他恩义。此时敌我双方尚在相持，我们除恶务尽，敌人又须七日之内，始能到齐。你由北山行时，和葛师不曾见面，只令旁人带话，令你十日后，去往白雁峰赴约。好在你天资灵慧，就这几天，已将娄师所传，基本功夫学会，照此勤习，必有成就。你离北山，已有八日，回去正可应约。昨问江童二人，均因与你交厚，又以来时，未向母亲师长禀告，意欲同行。此后你们三人多半常聚一起，人类本应互相扶持，济困扶危，救助人民，均是我辈应为之事。不过你们年少气盛，又都性刚疾恶，难免操之过急。以后应从宽厚一面着想，遇事首要虚心，不可骄狂自恃。还有江明亲仇，关系重大，平日言行，更须慎秘。时机一至，自然如愿，水到渠成，心急不得。此时不知细底最好，如以机缘，得知一二，也须归告母姊师长，从长计较，待命而行。妄逞一时意气，以能复仇为勇，不特仇人厉害，万无成功之望，甚或貽误全局，增加母姊惨痛，师友悲愤，后悔无及。因你以后，常在外面走动，人又细心，迟早必能探出几分，特加告诫。其实你不必急，如见你们这些遗孤，都无出息，各位师长，已早约人下手，令师也不会苦心成全。此时就许你下山了，现既命你，在外历练，发难自不会久，莫要辜负令师教导苦心呢。”

江明闻言，当时也自警觉，连应弟子不敢。陶、娄诸老也向三人分别告诫了一阵，方令起身。行时，三小弟兄，又和祖存周、申林、玄玉、清缘、蒲青、蒲红诸人，殷殷话别，各订后会一同送出鳌鱼口山洞秘径，方始分手。

到了路上，江明想起各位师长训诫，虽觉众人所说有理，但想事关重大，固应慎重。仇人姓名住址，仍应知道。兵书峡

唐家老少，踪迹如此隐秘。听众人所说口气，似乎司空师叔，也是近一二年才知细底。又是借那珍贵皮衣的人，分明不是同仇，也与报仇之事有关。如能寻到，既可访出真情，并还结交几个异人奇士。我只不轻举妄动，有什相干，何况行时司空叔也曾说起，既在江湖走动，早晚必有风闻的话。如向黑童二人询问，徒令生疑，一句也问不出。前途不远，便是兵书峡，正好便道访问，偏与二人同行，如知我去，定必劝阻，途中如想不出抽身之法，只好回到永康，见完母姊，设词再来了。三人脚程迅速，兵书峡已相隔不远。因非必由之路，眼看快由左近绕越过去，正想不起脱身之策，忽听远远虎啸之声。

童兴笑道：“我们这回自一上路，就未吃过一天好的饮食，反正无事，明日赶到白雁峰定来得及。此时有点腹饥，且打点野味来，烤吃一回，换换口味如何？”黑摩勒知道童兴幼得师门钟爱。彭氏双侠，因在北天山住过几年，对于饮食，均颇讲究。陶师伯山居清苦，老辈中虽有几位好量，酒食均是主人特为备办，为数无多，后辈门人，全都随吃山粮素斋，无一陪侍。童兴年幼，难免口馋，便自己走了这远的路，也觉得有些饥渴。申林所备干粮，又均粗粝，闻言也不由动了食欲，笑道：“兴弟你口馋么，这个容易，听那虎啸就在隔山，你二人等在这里，我去打一个来，如有口福，就便捉他几只山鸡来烤，还更妙呢。”童兴笑道：“要去都去，以黑哥哥的本领，杀一虎固是容易，到底同去热闹，借此活动手脚，也是好的。”说时又听两声虎啸，黑摩勒方说：“虎还不止一个，同去也可，最好分成三面，免被逃走。吃还小事，方才来路山凹中，还有两处茅蓬和几家山民，离此不过一二十里。这类猛兽，留在山中，必为人害。就便除去，免得樵采的人，遇

上受伤。”

江明一听黑摩勒应允，早料童兴必主同行，心中暗喜，表面却作听便，一言不发。及听黑摩勒主张分路搜索，更对心思，正想故意说上两句反话。黑摩勒话未说完，忽然想起当地离兵书峡近，以及上次追杀大虎，与两小兄妹争斗之事，心中一动。暗查江明神色自如，似觉童兴口馋，微笑不语。自己又是天生说到必做的性情，不愿临场反口。暗忖明弟素敬师长，哪怕私底下，也从无违背师命之事，以前还向众人打听仇敌姓名下落，自从司空叔与各位师长告诫之后，这次途中，便未再提前事。此人天性至厚，又极沉稳机智，如非谨守师言，便是以退为进，待机而动。司空叔为人，向无虚言，行时说他，早晚得知仇人虚实，只是不可轻举妄动，此言必有深意。似他这样血性男子，已然听出一点口风，纵不敢违背师命，又知利害，中止前念，也必先要查访出仇人姓名来历才罢，决不会就此不再闻问。好在兵书峡，在东北面，虎啸来自西南山后，两地相反，何不就此试他一下。如真不肯死心，也好看事行事，作一准备，免其轻蹈危机。同时又想起司空晓星两次谈起，以后再过兵书峡，不妨绕道一探，暗中留意。那两山童，是否一兄一妹，如其所料不差，速回送信。那日为往北山去寻查洪，临时没有去成，却在祝三叔所居崖洞山腹之内，得到一口前古奇珍灵辰剑。回船不久，便听柴师叔（即化名蔡一娘），在山口外卖馄饨之湘江女侠柴素秋（事详云海第五六七八诸集），说明弟已向丐仙吕师伯痛哭陈情，并由吕师伯引其同寻昔年代借皮衣的一位老前辈去了。正觉明弟此举，太已心急，吕师伯怎也答应，与在方岩初遇时所说前后不符，心正奇怪。

天明前，明弟童兴，忽然同来江船聚会。问其何往，明

弟答说：“因恐乃姊江小妹耽心，乘暇回家送信，告以北山之行。这面来了好些强有力的老前辈相助，决不妨事。随被母亲姊姊留住，夜饭后，便强令安歇，睡到半夜，乃姊才令起身赶来。”方疑所说不实，正待暗中盘问童兴，柴师叔忽使眼色，唤向一旁说：“吕师伯已回，与明弟不是一路。昨日并未同往寻人，更未与之交谈。先前所说，乃吕师伯义女小龙女吕不弃，把话听左，此时要带阿婷，去往花村后山埋伏，断老花婆的逃路。详情事完再和你说，不可再向明弟探询，致生疑心。”

跟着司空叔也背人说：“那兵书峡两小兄妹来历已知，忘对你说。日后再遇，务要尽力相助。此我故人子女等语，以致无暇与柴师叔交谈，未得请问。”照说吕不弃，有名侠女，人又那么美秀灵慧，断无听错之理。最奇是他千里远来，专为北山赴会，行时却不知其何往，以后也未再见。还有初到祝三叔洞中，曾见榻上卧一白衣少年，受伤似乎不轻，看去十分面熟。正待请问，葛师忽然出现，就此岔开，少年不久被诸老救走，也未再见。由此一天忙一天，又加得了一口好宝剑，终日盘算，便把此人，忽略过去。到了黄山，虽然想向祖存周询问，偏又终日用功，向师请益，无暇与人闲谈。这两三件事，全都明知可疑，不曾留意查考，司空叔说我天分虽高，无如年轻好胜，往往心粗气浮，实是不假。想到这里，猛触灵机，有些醒悟，决计放宽江明一步，相机而行。如守师长之诫，或是只想先探仇敌姓名住址，以为异日之计，便由他去；如仍胆大轻身，往犯奇险，率性禀明葛师，强其同行，再不由此日常守在一起，行止与共，豁出耽误几年，好歹将他管住，不令犯那奇险，以尽朋友之义，保全这个少年孝义英侠。主意打定，故意笑道：“适听虎啸至少大小三个，